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日記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𣸣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日記卷五

明 王樵 撰

夏書

禹貢

書序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孔氏曰分其圻界刋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金氏曰夏史叙禹平水土之功總以貢名識其成也每州有賦有貢有

篚而貢則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故以為名禹貢叙水土之事在唐虞之際禹謨序功謨之事則在有虞之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于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許氏曰禹貢專為紀治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貢道為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簡而意密則又有言外之意惟冀州雖言山獨詳諸州不言者天下之勢西北高

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之小者又止言藝則不專主于導山冀青梁不言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邊海而水易洩故二州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黄河之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揚荊豫梁不言原隰者諸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荆州雲夢闊數百里豫之滎波菏澤孟豬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兖徐雍二者皆有者兖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則豬野在河外原隰在河內

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濕謂居洑之東而稍高爾梁州二者皆無者為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無曠平之地也梁雍無篚者多山之地惟出獸皮而所織為罽不假于篚也兖荆豫不言夷者凡地接于山海邊陲之地則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荆雖居于南而禹貢之地不踰嶺兖雖在東北而其東南則接青徐西北皆冀境故三州無夷也兖徐揚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特

甚草木不生今水既洩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表地平也至于冀之不言境域及貢篚則傳已言之矣

禹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敷分也敷土序所謂別九州也分州始于黄帝葢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則山川為之限隔風氣為之不通民生為之異俗聖人因其自然而分之厥後唐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亦此意也計九州之來久矣而云禹別者杜佑所謂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絶使禹治

之還為九州是也隨山刋木者水之源必出于山水之勢必因于山山之脉絡即水之經紀也故禹之治水必隨山之勢以為施工之序導岍四節即隨山之事也其山至于某山所謂山勢也某水所出某水所經某某所當何如施工所謂相其便宜也隨山刋木是二事隨山以相度刋木以通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奠高山大川者奠定也禮定器于地通名為奠高山如岱華荆衡之類大川如河淮㳻黑水之類定之以別州境而為治水之

紀綱如兖之泲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或界以山或界以川或表其二面或表其三面鄭樵謂州國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泲河之兖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斯言得之矣

冀州正義曰冀州不言疆界以餘州所至可知兖州云泲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

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金氏曰冀爲帝都故爲九州之首不言所至春秋王者無外之意也○按冀有疆界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是也諸州貢道皆言達河則冀之疆界雖不言而隱然如披圖而見其爲天下所輻輳矣此古史之妙也

古今論建都者以形勢則言關中以土中則言洛陽以諸方水道所輳東南之都會財賦所出則言建康

以上可以通關陜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則
言武昌皆各就一方而言其所長未有及天下之大
形勢以六合為一家以山河為一體而廓然無復疆
界之見者此惟堯舜之冀州為然黄河三面環繞華
山聳于右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去
為泰山聳于左為龍淮南諸山是為第二重案江南
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此朱子之説也以論
冀州形勢之善惡謂此非形勢之説也惟天地以為

量者能當之而向之所論者皆不足道矣

既載壺口經始治之謂之載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髙故在後也自兖而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髙從東向西冀雍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葢受河之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應劭云以

有南屈故稱北屈慈州春秋晉州之屈邑禹貢壺口山在焉治之所以殺河勢也蓋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其南下之衝此禹冀州之功所以于是而經始也

朱子曰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

且潰決四出葢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某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葢河患惟兖為甚兖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決潰常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禹之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此書多句為文而尤嚴于一字之用其條理精密而義例可推固不待旁引曲證而後通學者當玩

索而得之○林氏曰洪水泛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概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叙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工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

治梁及岐金氏曰梁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北呂不韋謂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水經注謂呂梁之山鉅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動天地蓋大禹所闢

以通河也岐狐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勝水所出統為西山古河逕之險阨治二山以廣河道也舊說雍之梁岐者非九州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闢之功也或表山以該水土也言蓺者翦其翳鬱與民種蓺也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為其州之鎮望記所謂取材出雲為雨者也

既脩太原至于岳陽因舊治之曰脩記曰禹能脩鯀之功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霍山也山南曰陽

蔡氏謂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此為導汾水然禹經理水土濬畎澮畫井疆物土宜凡事蓋並手皆作不獨汾也岳陽堯之所都事以河為急帝都為重此其序也○楊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帝都所在故曰修以見畿甸之中畎澮井疆無不治也主汾以見山川之護環帶左右無不平也○河北有縣堤蓋縣之治河也障之所以害愈甚而功不成若太原岳陽諸處則縣非無可因之功故禹因而修之若夫載壺口治梁岐疏九河則

皆禹之獨智而無所因所謂順而導之而不以障遏為事者也及字至字亦當有別有所包謂之至曰及無所包矣○朱子曰凡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與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金氏曰覃懷地名太行為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廣田皆腴美俗謂小江南古覃懷也即今懷州其地亦有懷水入河

衡漳即今漳河有兩原一出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者曰清漳一出潞州長子縣發鳩山者曰濁漳沈存中謂凡二水合流而有文者皆名漳正義曰衡即古横字漳水横流入河故曰衡漳漳在懐北五百餘里從覃懐致功而北至横漳也○初濁漳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河河徙後漳自入海

厥土惟白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壤柔土無塊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孔氏曰賦謂土地所生以

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正義曰賦者稅歛之名往者洪水為災民皆墊溺九州賦稅葢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錯是間雜之義上上之下即次上中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為正稅俱什一而得為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三為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計人功多少總

計以定差冀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時
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此州言上上錯
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
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
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上中下下上本
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
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
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

下也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兾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兾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

○朱子曰常出者為正間出者為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等二等也賦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為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用什一賦入既有常數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法亦未嘗不通也林氏曰三代取民既不出什一而有九等之差者九州地有

廣狹民有多寡其賦入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為準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乃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并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兼土賦而言賦非盡出于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無事于貢篚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水出恒山北谷合于滱而入易衛水出真定府靈壽縣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從從

其道也今滹沱實出恒山諸谷衛水與之合流大陸爾雅在九藪之數今邢州鉅鹿猶有廣阿澤唐杜佑李吉甫謂今邢趙深三州皆大陸之地葢古河本穿西山之麓以北流既出枯洚西山勢斷地勢平廣脊上諸水鍾匯為藪河泛溢又盤洄其間是為大陸作者言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可以緩治大陸地平而近河難以急治故成功在田賦之後

魏太常曰大地之脉咸祖昆侖而南北二絡最大北

絡發于昆侖之陰折而東行其背爲塞北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東夷東夷氣散而弱世爲不侵不叛之臣塞北廣漠萬里龍氣深厚其性沈鷙陰山橫亘千餘里固天所以限南北也控御北垂至爲要害南面爲中國其中結爲冀都其左結爲燕京冀都則恒山祖脉若從天降下爲平陽而大河三面環之以絶龍氣天文北極不動而衆星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微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

北絡極于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緑江會東夷為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宗岡千疊而其前平夷數千里泰山聳于南誠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徙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勢且北而以害于漕河則障之使南且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之粟民力易罷地則有遺利矣以漕河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泲皆拂經是于天時人事無乃有未盡乎○又曰淮小于江不啻倍蓰而吞大河豈待智者決其為患河北有

鯀隄而無禹隄後世師鯀而不師禹河患何時而平

也海運期期毋講上策莫若脩虞集故事其次法唐

宋轉般國家設淮徐臨德通五倉遺意猶存在得其

人以脩舉焉耳○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起曰魏氏

之行田也以百畒（賦田之法一夫百畒）鄴獨二百畒是田惡也

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于是引漳水

溉鄴而河内以富一漳水也史起能用之以富魏之

河内于井法廢壞之後而況在神禹衡漳厎績之時

乎唐元和中韓重華開營田于代北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于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千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自有屯田以來未有得利如此者也彼時沿邊之地多為藩鎮所專其興農之效猶若此况全盛之世舉全冀之膏壤而甸焉如所謂太原岳陽之脩覃懷之致功大陸之作者乎宋時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

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坦無隔閡每歲敵騎多由此入議者謂宜度地形勝隨其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蓋宋失燕薊以內地爲邊故恃塘濼以設險亦因以溉田而積穀今塘濼或不必盡如宋時而所謂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以興農而制敵者則歷世不刋之長策也因魏太常之論舉此三端以見幽冀農政可興地利可盡古治可復之

效○元泰定中虞集為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請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人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禄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之法邱文莊公

曰集此策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海運不至謀國者思集之言于是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石以助國用亦已晚矣嘗聞為田者者必築隄岸以攔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今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于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于沮洳盡處築為長隄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啓閉

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
如此則田可成矣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此法
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利而官
亦賴其用矣按此法不但沿海可行今京師西山稻
田皆引泉以漑灌用江南種法樵昔為行人使大同
問所食稻云來自代州則知北方但地平廣有水泉
可引處皆可種稻周官設稻人掌稼下地葢為此也
北齊嵇曄曾開幽州督亢舊陂歲收粟數十萬石此

等處甚多○漢史稱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及考其事則皆勞來循行課耕桑為民興利廣溉灌益墾田畜積有餘戸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所謂所居民富者也吏治有實效未有如漢者誠得朝廷加意興舉豈無若人者出即北方地盡闢民盡富歲漕不復仰給東南可也又何虞集之事之足云

島夷皮服金氏曰島夷海島之夷冀東北邊之國如遼

潼朝鮮之地不附庸于青而徑屬于兾者也其貢皮服

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

夾右碣石入于河孔氏曰碣石海畔山漢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掖也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達帝都也兾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兾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為

北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愚按後人指此為海運之證殊非其實此貢道不過在冀本州又不過本州東北方之一道他州初無預焉何得指為海運之證杜甫詩有雲帆轉遼海秔稻來東吳之句此疑隋唐征遼之役間或有之未嘗為常運之道也以海運為常起于元然風濤之阻島嶼之險或不能無沒溺未可以為長計也

泲河惟兗州孔氏曰東南據泲西北距河按據泲者非

止于泲且跨而過之距河者未至于河但以河為表識也餘州凡言據距者放此○林氏曰自兖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序所謂别九州篇首所謂奠髙山大川也鄭樵謂禹貢以地名州為萬代地理家成憲按泲即沇水出王屋山既東為泲入海者也其從水從齊者自出常山房子縣賛皇山入泜非四瀆之水俗誤以泲為濟

九河既道按爾雅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釡四

胡蘇五簡六潔七鉤盤八鬲津九朱子注孟子亦引之又楚辭集註云禹治河至兖州分為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蔡傳合簡潔為一而謂經流在外殊誤今南皮縣明有潔河未聞與簡河為一也○按九河在今滄瀛景德之間或者求于此而不得則以為淪入于海殊不知河昔北流故分為九河自周定王五年河道既改則九河漸湮乃必然之理豈得經流既息

而枝流仍在乎縱非海水淪沒其故迹亦豈可得而復求乎大率河底常高今于開封境測其中流冬春深僅丈餘夏秋亦不過二丈餘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淵深故自古瀕河之地每有異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瀰漫横流深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岸數年之後下流淤塞則中流河底又以漸而高而河又不容于不徙矣既徙之後則其丈餘深之故槽風塡沙塞復爲平陸無足怪者此九河之故迹所以不可復

尋也今慶雲縣尚有古黄河廣可三里許兩岸隄皆高丈餘居人歷歷能道之慶雲距滄州百四十里距天津三百餘里九河非海湮其理明甚○順其道謂禹新開之道也蓋河源只一派禹因其勢浩大又乘高而來至兖畢下之地為害尤甚故開八條以洩其怒連原一條而謂之九此兖州最大之水也蔡傳謂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此實妙理長江萬里吞納百川不聞潰決者以兩岸有山以為之限也惟河自大伾以下行于平地

河勢悍猛而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百川惟一而河有九其到此而不得不分者乃理勢之必然而禹能因其勢順其理以盡其相導之力此所以為大智而功在萬世也○禹之治水于河用功尤多下則疏九河自下而上上則治壺口龍門梁岐自上而下故史臣敘兖之成功其文異于他州者有二記桑土一也記賦貞十三載乃同二也皆以河患故也○凡水禹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泛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則曰其道

雷夏既澤金氏曰今濮州雷澤縣西北雷夏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計古雷夏必大于今○按均一澤而或曰既澤或曰既豬正義謂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今高地水盡而澤復為澤雷夏既澤是也孫氏謂既澤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既豬向已為澤今復舊也此亦不可不知但雷夏小故曰既澤彭蠡大故曰既豬洞庭浩渺方八百里又非他比故特異其文曰孔殷震澤震動難定故曰底定大野大于雷夏等故亦曰既豬又

有水降土升澤不復為澤者雲土夢作乂大陸既作是也

灉沮會同按爾雅釋水曰灉反入又曰水自河出為灉汳為潩反入者注曰即河决出復還入者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沱○金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灉汳出為潩沮有潩音二水河汳之别也然自河遷汳伏則灉沮不可復尋矣說者以為濮櫂二水古入雷澤一說灉即汳水張明謂禹開陰溝以通河泗許慎謂汳受陰溝至蒙為

濉水東入于泗汳今作汴沮即今睢水經稱會同古當合入泲後世導之入淮入泗爾○二水勢均故曰會同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桑土宜桑之土既蠶得桑而宜蠶也蠶性惡濕于下地非宜兖地宜桑于水退始宜故獨于兖志之○孔氏曰地高曰邱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正義曰降丘宅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按蠶桑之利既興則諸土皆平矣不必以降丘宅土為就蠶桑也○下丘居土諸處皆然獨于此

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于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丘居土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黒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孔氏曰色黒而墳起按墳土膏脉起也後凡言墳者俱同○孔氏曰繇茂條長也正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為土下濕故也按九州土

田連舉惟兖徐揚又入草木一條益三州居河泲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于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衍于草木尤宜故惟三州言草木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孔氏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正義曰作者役工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堯命舜舜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乃

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蔡氏訓作為耕治按厥賦貞孔氏謂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蔡氏謂名第九等賦為貞示君天下以薄賦為正金氏則謂貞字乃篆書下下字之誤宜更詳之作十有三載乃同此句因田賦而言則作為耕作之作乃合記田賦之通例九州通例記水土平治後始及田賦並無記田賦之後又言治水究地雖最下亦不應治水獨至十三年之久也注疏附合十三年之數尤鑿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孔氏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綉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正義曰篚是入貢之時盛在于篚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工故以貢篚别之歷檢篚之所盛皆共衣服之用入于女工如鄭言矣厥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工所為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作衣服是兖州綾錦美也

浮于泲漯達于河孔氏曰順流曰浮泲漯兩水名因水

入水曰逹漢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按漯字本作濕經典相承作漯而以濕為燥濕之濕漯為河之枝流洑入河而南出故浮洑浮漯皆可以逹河史記禹釃二渠引河其一漯也西漢末河併行漯川其後河徙而漯亦不復存矣

漯天荅反
入他合反

海岱惟青州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

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按遼東屬青州之說說見舜典冀遼實接壤我朝遼士入試者初附山東尋以不便改隷京師可見○中國疆界固有非至海畔而止者如珠崖在大海中自為一隅而屬于嶺南然雖越海而土俗相接又他無可附若遼東則固中國之東壤耳豈有不屬接壤之冀而遥

屬隔海之青乎周時營州併于幽州則堯時决非屬于青州矣蔡仲默于兾州傳中引程氏云兾之北境則遼東西右北平是矣于舜典傳中乃仍用孔氏之説至此易據為至而不明其故是尚欠歸一也○金氏曰青州于中國為正東故名從東方之色岱泰山也在今龔慶府奉符縣其山特起東方為中國水口表鎮連延而生諸山北即原山濰水出其西淄水出其東東即蒙文為沂水諸源又東濰山濰水所出西南即泗水所出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嵎夷東隅出日之地略是立溝塗為封植獨言嵎夷者舉遠以見近也其道者泛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獨言濰淄者此外無餘功也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嵎夷為青州邊界之地無預于淄濰故先言之○漢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今蔡傳作入泲誤○青雖近海不當衆流之衝故但記濰淄之治而已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說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至厥篚檿絲鹽絺海物統言一州絲枲鉛松怪石皆岱畎所出也凡貢物蔡傳皆詳其所用周書曰惟服食器用見貢皆常用所須無異物也鹽斥地所出

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上古鹽入于川澤之衡邦國之貢鹽人掌其用而已太公通魚鹽之利益亦為民資以富國自管仲始貢物不以精麤為叙而以多寡為叙青州鹽居多故叙于先他州倣此絺細葛也青州有鹽鐵絲枲之利漢時齊有三服官又稱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也紈素也禹時貢絺其亦此類也夫海物有關于服食器用者其種非一不可以名舉故以惟錯總之

今人所謂海錯者非怪奇耳目之玩則魚蛤䟽甲之微非古人之意也然海錯今盛于嶺粤而海岱則微鹽利今盛于淮滄而海岱亦不逮葢古人之用儉故利源不甚開絲枲鉛松怪石皆蒙岱畝之文正義曰泰山之谷有此五物美于他方所有故貢之也麻有子曰枲無子曰苴鉛黑錫松泰山之名林怪石取為器用猶今徐之碭也碭文石也其山出焉因以名縣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為良也

萊夷作牧作耕作牧畜牧也朱子曰萊夷及揚之島夷間于厥篚之間切意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意與此說當入傳中今蔡傳但云作牧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為生如此則是與雍州三苗丕敘一例可得間于貢篚之間乎爾雅云檿絲出東萊又曰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紉中琴瑟之絃按萊之檿絲至今有之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土人取以為繒帛尤堅韌難敝但欲以此即為萊夷所貢則又未有明文疑

檿絲出萊而青州貢之非貢自夷人故如此立文也

浮于汶達于泲漢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青州有濰淄二水不通河惟汶入泲可以達河濰去汶逺惟淄與汶俱出原山而貢道由汶者入泲故也

○汶水自古東北入海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自元人始○小清河一名濼水源出歷城之趵突泉由華不注山下東行會巨合水又東會淯潔孝婦諸水東北抵樂安高家港入海大清河即泲水故渠也自

東阿之張秋東北抵利津富國鹽場入海往年舟楫浮于二河商鹽徧于齊魯諸郡水利鮮儷焉自永樂以來湮塞不通一值霖潦平地巨浸壞民田廬弗可勝計成化間年都御史嘗疏之水循故道退出鄒平等縣膏腴可耕之田數萬頃青船入于泲泲船入于張秋人大稱便今復湮矣○國初漕運原不資于黃河有山東諸泉為之命脉然今漕輓之道南自淮陰北抵海口道路三千餘里而山東泉水之通運河者不過汶泗諸流耳當

黄河之未南徙也以汶泗諸流濟三千餘里而未嘗不足及河之決而入運河也不憂其泛濫則虞其淤塞雖有山東諸泉不復為運河之利何也葢黄河未來之時運道命脉全在諸泉故當時建閘築堰以節宣之尺寸之水盡為漕用黄河既來而運道不資于泉故泉政日弛泉流日微或為豪强侵占或為砂礫阻塞譬猶人身精神愛養則常盈耗散則隨竭無足怪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西

不言泲者岱之陽泲東為徐岱之北泲東為青言泲不足以辨故略之也七州皆止一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同于青止言淮海則同于揚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金氏曰淮出今唐州桐柏山行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徐之水以沂名者非一其出兖州泗水縣尼丘山過魯城南入泗者曾點浴沂之沂也今海州沭音術陽縣有沂河口者周禮沂沭之沂也出沂州新泰縣艾山西南至淮陽下邳入

泗者此沂為最大即禹貢之沂也淮沂乂則其他川浸小者可知蒙山與龜山相聯其陽為費縣其陰為蒙陰縣羽山在祝其縣凡山言藝者亦因山以表地言是山之墟皆可種藝矣正義曰淮出桐柏山發源逺矣于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始甚喜得其治故于此記之王炎謂淮沂乂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也其實淮沂固係一州之利害而蒙羽之藝亦有工夫非謂淮沂乂而蒙羽便享其無事之成功也大野東原亦然○

孔氏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按周禮職方兖州其藪澤曰大野漢志大野在鉅野縣
北而何承天云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泲則其地
與其所鍾可知矣孫炎謂既澤者向未為澤今始為澤
既豬者向已為澤今復舊也或云鄆州中都西南有大
野陂鄆州今東平州即古東原而中都則汶上縣也去
古既遠陵谷變遷求古大野未知孰是顧今南旺湖實
在汶上西南縈迴百五十餘里而漕河貫乎其中湖界

為二西湖廣衍倍于東湖東湖北接馬踏伍莊坡湖以及安山南接蜀山馬塲坡湖以及昭陽諸湖連亘數百里而東原徐鄆諸邑又悉環列左右與古經志合是南旺湖即古大野無疑○徐無泲泲之分流入大野而東原在其東故謂以志泲○此四句見川浸山澤土皆治耳無相因意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土黏曰埴土性之美者也而又墳起最宜于生物故草木漸包漸進長也叢生曰包齊

人名曰積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為積漸包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蔡傳叢生而積也積或作積誤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賦第五徐之土美故田在第二然而賦五等者生聚人工或未及也

厥貢惟土五色至厥篚玄纖縞孔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

瑟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正義曰夏翟共爲雉名
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按夏翟共爲雉名因雉具五色
而染者象之故染五色謂之染夏染鳥羽象而用之謂
之夏采夏翟是其總名其類有六其毛羽五色皆備成
章染者擬以爲淺深之度桐以孤生向日者良陸佃謂
桐宜下濕不生高岡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
生朝陽嶧陽葛嶧之陽在鄒縣者曰鄒嶧山在下邳者
曰葛嶧山泗出泗水縣陪尾山其水四源並發循城北

八里始合為一至曲阜縣經嵫陽城東五里與沂水合至臨淮入淮曰泗濵則知在水旁曰浮則知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取以為磬貴其聲之清越也今靈壁石猶其類也金氏曰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内尚淺而多潭有蠙珠潭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魚今淮白魚玄黒繒縞白繒（繒似陵反）黒經白緯曰纖玄之用三為裘以祭為端以齋為冠以居所謂玄冠也衣有襦裳曰端所謂玄端也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又古者祥而縞禫

而纖禫徒感反除服祭名○馬融王肅孔安國皆以淮夷為二水名按淮夷與萊夷島夷正同又費誓淮夷見于經者非一安得此獨為水名乎鄭玄以為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得之○蠙珠近取淮夷與海錯義同大抵古人不貴遠物異物任土作貢貢土所有惟服食器用故以金三品瑶琨怪石球琳琅玕蠙珠橘柚之類雖唐虞時亦已有之末流之濫乃有如合浦珠官荔枝騶騎此如作酒為祭祀而後人至以沉湎喪邦故明王投

珠抵壁而示弗貴周公之法羣飲者殺然周公何嘗以商紂而廢酒致美乎黻冕何嘗廢飾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泗入淮淮泗不與河通而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何也葢灉水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由泗而遡灉由灉而遡河此一道也泲入河而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泲之合者也由泗之上源以遡泲由泲而達河此又一道也河說文作菏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淮海惟揚州北據淮東南據海杜佑曰自晉以下歷代

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是禹貢揚州之地按禹貢物産貢篚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荆州豈有舍荆而屬揚斯不然矣此則近史之誤也今按若如近史之說則揚州東南所至之海南蠻閩廣之交其疆域為兼今數圻矣禹時五服止于五千則五嶺之南當在荒服之外杜佑之說為是但此經篇末記其聲教所及云朔南暨朔朔方南交趾也則聖人制

五服雖止于五千而威德所被已方制萬里矣杜又云
雍州西境流沙之西荆州南境五嶺之南所置郡縣並
非九州封域之内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孔氏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
之屬冬月所居于此澤金氏曰彭蠡今鄱陽湖自洪官
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在江饒南康興國之間至池
州湖口入江漢志所謂湖漢九水者是也禹豬彭蠡𤼵
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如漢禁河隄去

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濫其後民頗居作其間常被漂沒以此知大禹廢彭蠡之濵以居陽烏其為民防患之意蓋深○正義曰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與日進退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氷泮北徂是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俞氏曰三江之說不一其可據者二一說謂

古名漢為北江江為中江則彭蠡之水為南江至揚雖已合為一然以其三水合流謂之三江猶洞庭九水俱匯謂之九江也㳽蠡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謂俱在大江之南爾今通州福山鎮猶名三江渡是也然三江既以彭蠡為一則上文既出彭蠡不應下文又出三江且經文二既字對舉皆本效之辭彭蠡既豬矣則陽鳥攸居三江既入矣則震澤底定則三江者乃震澤下流之三江也震澤太湖也周圍三萬六千頃西

南湖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注之大約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泄太湖之水而入于海三江不通太湖所以艱噎不快而東南水患之所以多也禹時三江深通入海無阻震澤西納乎諸水東吐乎三江克底于定非謂三江既入而震澤自定也北方之水河為大故凡水名皆以河為總稱南方之水江為大故凡水名皆以江為總稱然則三江之江不必疑為大江之江也今按揚州之境嶺至郴虔北枝趨皷淺原水皆東流又

自建嶺一枝轉而北趨介衢為歙嶺亘宣而抵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俱匯為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為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為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乂雖中貫江而于荊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

亦山谿計不勞施工故餘不書也

蘇子瞻曰三吳之水豬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輙滌去海口常通則無水患○朱長文曰地傾東南而揚州居東南最卑處固宜多水患昔禹之治水也因其勢之可決者疏而為三江因其勢之必聚者豬而為太湖乃底于定○趙子瀟曰太湖者數州之水所豬而松江又太湖之所泄也以

數州緒水而獨泄于一江宜其勢有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又于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後因潮汐往來泥沙積淤舊置開江之卒亦廢此太湖所以艱噎不快而水患所以多也○元任都水曰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洩太湖之水而入于海水有所歸復有所洩夫何患之有吳淞江前時深通今何為而塞東坡有言若欲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

于他處庶上源寛闊清水力盛泥沙自不能積大抵治水之法有三浚河港必深闊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旱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為害倘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于天寜有豐年邪○東坡又言浙西水旱乃人事不修之積○越絶書云太湖周圍三萬六千頃西南湖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注之盖諸山峙于西地形高阜兼南北東江海之岸皆高水積其中形若盤盂非藉江河深利何以通

泄○金藻曰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曰九川滌源九澤既陂今東江已塞而松江復微是川源無滌也太湖泛濫隄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無陂所以靡定無滌所以靡入又曰三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所以治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二句總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定矣自漢以來治經者多忽此○歸有光曰吳地庳下水之所都為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

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豬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溪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理經華亭入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為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松江日隘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濬浦港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

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從武康紵谿為渠浛直達于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别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逺也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松江亦不過濬蟠龍白鶴匯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迹者宜興單鍔著書為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絶

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為民之害亦為民之利就使太湖可涸于民豈為利哉余以為治吳之水宜專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又曰旁江之民積占茭蘆措以告佃為名所納斗升之税所占即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税亦多吏胥隱沒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姦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又曰單鍔

毘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迹地勢蓄泄之法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不患其緒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于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周生綱領之論實為卓越然其欲尋東江古道則于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洩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

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别出而為婁江東江今松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迹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當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説其後張氏據吳得其書開濬諸水數年間水潦不為患故能以區區一隅之地抗天下而力不屈○古者震澤之水其西

北上原則有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宜興百瀆以下震澤其西南則有苕霅諸水由湖州七十二漊以入焉而所賴導之以入于海者松江婁江東江而已水來甚多而洩之者甚緩此東南所以多水患也自宋築五堰于宜興以西溧陽之上而宣歙諸水皆西北以入蕪湖固有以殺西北上原之勢其後商人以簰木往來之阻紿于官而壞其防昔人欲復五堰者此也五堰既廢由是荆溪多積水而百瀆湮塞無以

遂其東下之勢昔人欲疏百瀆者此也屢歷以來築長橋于吳江岸以利舟行之牽輓而水道阻緩昔人欲易置千橋以分利之者此也此皆單鍔之遺意也自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一時財賦仰給東南鑒三吳水患因宋五堰之舊迹立為銀淋東壩禁商簰往來此壩一成既可以挽東壩以西之水北會于南京以成朝宗之勢又使東壩以東之水迈注于蕪湖不下震澤而三吳成陸海之饒是豈徒得五堰之遺

意而已哉乃東南萬世之利也東壩既足以當五堰之利則上源既殺下流亦減荆溪百瀆疏之亦可不疏亦可長橋之在吳江去之則有妨于運道存之亦未見大有阻于太湖也其所急者惟在吳淞江之通利闊深耳若歸子之論得之矣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孔氏曰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少長曰夭喬高也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

○他州記草木而已此州草木之上又首言篠簜既敷

者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是揚州之竹箭尤美故別出之也南方地暖故草木皆少詩照反長丁丈反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兖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是凡土皆然揚州先言草木者揚土塗泥有不盡然者也青不言草木而貢有松有檿絲可知揚記夭喬貢有惟木而荊不言者貢有杶榦栝栢亦可知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地泉濕田第

九賦第七雜出第六金氏曰揚江湖之區下濕之地其土塗泥而其田反居第九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雜出于七等之上則人功亦稍修矣自唐以來江淮之田號爲天下最漕餉皆仰給東南矣

羅文莊公曰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

之職無時而舉矣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土曠人稀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為蕃庶往往無田可耕于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魏司馬懿伐吳使鄧艾于淮北廣田積穀○丘文莊公曰今天下水田惟揚州最賤陸田惟潁壽為輕且地介兩京間相距畧等今天下一家雖無魏人南征之役然用其法以行于今日亦可賴以少寬民力省歲漕請于淮南一帶湖蕩之間沮洳之地蘆葦之塲盡數以為

屯田遣官循行其地度地勢高下測泥塗淺深召江南無田之民先度地勢因宜制便先開為大河闊二三丈者以通于海又各開中河八九尺者以達于大河又隨處各開小河四五尺者以達于中河使水有所洩然後于其低窪不可耕作之處濬深以為湖蕩及于原近舊湖之處疏通其水使有所豬或為隄以限水或為堰以蓄水或為斗門以放水俱如江南之制民之無力者給以食田成之後依官田以起科民

之有力者計其庸田成之後依民田以出稅六七年
間其所得恐不減于魏人也夫魏人以偏安之國有
外敵之患猶能兼淮潁而盡田之矧今盡四海以為
疆此地又為運道經行之路有魚鹽之利昔人所謂
揚一之地且去大江僅百里許大江之南民多而田
少居者佃富家之田為之僕隷出者逐什一之利輕
去鄉閭倘朝廷頒方尺之詔遣一介之使鼓舞而招
徠之無不成者既成之後又于潁壽之間召民開墾

陸田亦隨地勢以分田因民力而定稅其功又易于水田者考之唐史上元中于楚州(今淮安)古射陽置洪澤屯于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俱在此地遺蹟可考也

厥貢惟金三品至厥包橘柚錫貢三品金銀銅也瑶琨石之美似玉者取之以為禮器古有瑶爵篠以為矢之笴(音桿)簜以為樂管及符節之函周禮英簜注盛節器也(蔡傳云可為符節誤)齒象齒革犀兕之革可為甲周有象輅以象

飾諸末草輅輓之以草也羽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為飾故貢之也旄犛牛之尾可為旌旂之飾木楩梓豫章之屬也卉服草服若葛越之屬是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左思賦云蕉葛升越弱于羅紈鄭玄謂島夷亦以其服為貢也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記曰士不衣織小曰橘大曰柚包裹而致錫命乃貢言不常也〇古荆揚有木貢有則貢之楝宇器用有所須則用

之甚儉而易共也後代有營繕則工師求大木至于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處懸崖弔橋艱難萬倍比至溪澗必待夏秋洪水泛漲方抵大江嗚呼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則何辭以對是故禹卑宮室而作訓以峻宇彫墻為戒豈非人君之所當守哉○卉服蔡氏兼以木綿為言丘文莊公亦以為唐虞時島夷時或以充貢而已中國未有也故嬪婦之治止于絲枲民未有其服官未有其調也宋元間種始傳入中國關陜閩廣首獲其利閩廣

通商舶關陜接西域故也今按若果唐虞時外夷已充貢豈有歷代傳記畧無及之者元史食貨志亦不之載是當再考也貝錦名是鄭玄説有詩貝錦可據蔡仲默因謂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以卉服來貢而吉貝之精者則入篚焉然吉貝之名但昉見于南史不可因布名吉貝而遂以織貝為卉服之精者也今外夷卉服之精信有之使唐虞時即以入篚不黴近于尚異物之嫌乎且諸州篚實非必出于各夷也○裹曰包藉

曰萛揚州橘柚錫貢荆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孔氏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泝江泝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兖言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言浮于汶達于濟徐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皆蒙上文也○林少頴曰禹時江淮未通

故揚州入貢必由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黄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葢誤指所通之水以為禹迹吳氏曰江北淮南地髙于水雖曰溝通江淮止是江淮之間掘一横溝兩端築隄今瓜儀淮安𪢮是壅水于中以行舟耳江淮二水實未始通流也○按上古海路不甚通揚州雖有沿海之文然所沿者由江至淮之海面而已上古海利亦不甚通鹽與海錯取諸青州今謂濟海不啻足矣閩廣兩

浙之路莫之通也聖人先見之明防患之遠不貴遠物
異物以生外釁郊圻封守申畫愼固民敦本業而安井
疆亦豈有貿市招誘之事哉近世倭人之禍則海路海
利日通而莫之爲禁之咎也漢書言樂浪海中有倭人
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雖漢世已通中國然止
樂浪海中一路則其他道路固猶未之通也自元人與
之交兵彼始得我之情有窺我之漸國初沿海備禦蓋
亦甚嚴承平禁弛乃生前代未有之患當事者繹禹貢

之旨則得所以治之之要矣

荆及衡陽惟荆州孔氏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正義曰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陽也○有兩荆山此荆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此荆山其南為荆州其北為豫州在南郡臨沮縣北

江漢朝宗于海孔氏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

百川以海為宗宗尊也正義曰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于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鄭云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赴于海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邵文莊公曰前乎此者江漢未合水勢未可知也後乎此者江漢既合水勢不必言也故朝宗一書于荆而江漢水勢于是乎定○鄭端簡公曰

江漢朝宗于海書于荆州者二水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按朝宗者未入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以朝宗二字狀出水勢之妙惟嘗親見之而讀此則便若大江動我前爾○江水至東陵而北會于漢漢水至大别而南入于江于荆州記江漢之合不言其合而言其朝宗于海一言而盡水勢殆傳水之神也二水在梁揚二州自是無可得而書既言朝宗于

海則入海不俟言言則為贅故知三江既入不指大江也

九江孔殷九江洞庭湖也孔甚殷正也言水道甚得其正也其源有九水故名九江其後會聚日廣洞庭百里而洞庭山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而曰洞庭焉所謂荆湖南北路者自是而分羅君章湖中記曰湘水之出于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没于其中也朱子嘗考定九江源委一曰瀟江出道州營道縣九疑山亦名營水過零陵下與湘江

合二曰湘江出靜江府興安縣陽山東北名鏵背東北至潭州入洞庭三曰蒸江出衡州衡陽縣西會衡山諸源而下合于湘以其水氣特盛故名為蒸四曰資江出武岡軍至益陽西北入洞庭五曰沅江出沅州西蠻界中至辰州與酉江合六曰漸江出索縣東流與沅合七曰序江出辰州漵浦縣鄜梁山西流與沅合八曰辰江出辰州西南蠻界中東流與酉合九曰酉江出會溪城西山中至辰州東合沅辰北流至鼎州東入洞庭此九江也但郴江亦一州之水其源出嶺至郴州城下始勝州又五十里與東江合而始大北入湘江舊皆不在九江之數但不知與漸序二水孰為大小今不敢更有升降○

導江云東至于澧過九江則是古者澧先入江而後九江入也澧當在九江數外○今按九江之為洞庭理已無疑而九者之名訖難的指故朱子嘗以為若旁計横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當為幾千百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則正以見其吞吐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泒小江之所可當也如朱子之言禹時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自有九水年代久遠不可以今水證古水闕之可也觀經文江漢朝宗于海即繼

曰九江孔敫導江不曰播為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水自九水可見而孔氏謂江于此分為九道者其非明矣又證以東至于澧過九江之文則九江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潯陽與今之江州尤明矣

沱潛既道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鄭玄曰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首不出江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金氏曰今

江陵府松滋縣南枝江縣北江分三十餘下流復合曰沱離江公安縣有沱濳港此皆沱也濳出今江陵府濳江縣按濳水既難考不如闕之說具荆州

雲土夢作乂金氏曰江北為雲左氏所謂濟江入于雲中是也江南為夢左氏所謂田于江南之夢是也皆在今江陵府之境但今德安府有雲夢縣而荆門之長林縣岳州之巴陵縣亦有雲夢司馬相如稱雲夢方八九百里其所連亘固廣矣正義曰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

者此澤跨江南北故每處名存焉○水降土升雲土夢

耕按蔡傳地勢有高甲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三者

相因此二語實足該之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孔氏曰田第八賦

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至九江納錫大龜荆貢略與揚同揚利

金錫荆利丹銀齒革所産不無優劣故各以所善者為

先也曾氏曰揚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荆木名之貢止此

也杶栝柏皆木名栝栝柏所施者多杶材中弓弩之榦故
舉其用言杶榦周官所謂荆之餘是也其木柏葉松身
陸璣云杶樗栲漆相似如一孔氏曰砥細于礪皆磨石
也砮石中矢鏃蘇子瞻自儋耳北歸江上得古箭鏃槊
鋒而劍脊其廉可劌而其質則石以為此即所謂楛矢
石砮春秋隼集于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
莫能知而問于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
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按女直即古肅慎之地今尚

產楛矢石砮石砮出黒龍江口名水花石堅利入鐵子
瞻之所見者古荆梁外徼固宜有之也丹朱砂也今辰
錦所出光明砂并溪洞老鵶井所出尤佳箘簬美竹也
一名聆風性至勁楛木堅小而直葉如荆而赤莖似蓍
二物皆中矢笴而三邦所貢又為名材三邦未詳其地
考工記曰妢胡之笴唐志云零陵貢簜笴豈此類歟箘
簬是兩種竹包匭菁茅孔氏以包為橘柚匭匣也菁以
為菹茅以縮酒蔡氏金氏以菁茅為一物以包匭為一

事或包之或匣之皆以菁茅而言菁茅一茅三脊管子謂出江漢之間召陵之師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即此也禮記縮酌用茅縮亦作莤說文禮束茅加於祼圭而灌鬯酒是為莤又釃酒謂之莤泲釃音枲下酒也朱子謂古人榨酒不以絲帛而以編茅王室祭祀之酒則以菁茅取其至潔也玄纁璣組三者冕服所須古人玄衣纁裳考工記曰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鄭玄謂玄色在緅緇之間此州染玄纁色善故

貢之璣珠不圓者組綬類辮絲為之佩以貫玉帶以為紐約者也孔氏曰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尺二寸蔡氏曰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按曰納者下與上之辭曰錫者重神物也○金三品之貢葢古者以珠玉為上幣以黄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則有時而用焉其取之有時其用之有節

其貢也致之邦國而天子無私求與私藏也周之衰荆揚之貢金不入而周王求之于魯春秋譏之漢元帝時貢禹請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租稅禄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意農桑貢禹之言固先王之意也然泉貨所以交通百物布帛不可以尺寸分裂禹因後世之弊而遂欲廢先王之制幣則過矣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正義曰浮此四水乃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蔡氏曰江沱潛漢其水道之

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南河也凡曰逾者皆水道不通導陸而後能達也按荆州曰浮于江沱潛漢梁州曰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則明有沱潛為轉輸之道項平甫謂夾蜀山而行凡谿谷之水至江而出者皆名為沱至漢而出者皆名為潛夫谿谷之流多在深山𡠟僻之處豈得為轉輸之道乎又凡水之自大川而别出者如自河出為灉泲出為沮洛出為波正

與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一例何得以江漢反為沱潛所出之路乎

荆河惟豫州豫于九州為中土南跨漢而抵荆山北距南河荆豫皆以荆山為界其南為荆州其北為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漢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替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蔡傳從郭璞云伊水出上洛之熊耳非盧氏又云澗出今之澠池至

新安入洛○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不同涇澧漆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别志之伊洛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漢同文○北水以河為宗豫水以洛為宗

滎波既豬泲水自温縣入河溢為滎今鄭州滎澤是其處至西漢末泲不復南溢涸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爾雅曰水自洛出為波職方曰其浸波溠是波亦澤名矣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孔氏謂

滎之波水已豬皆非是

導菏澤被孟豬菏音柯又工可反豬左氏爾雅皆作諸

孔氏曰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導水云又東至于菏是泲流至其地蔡氏云被及兮也及即餘波浸及之意澤言導又二澤言被惟此

按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涸時多故導菏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不常入也或言導菏澤又導孟豬故言及非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〇正義曰地志山陽郡有胡陵縣不

言其縣有菏澤又云菏澤在济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金氏曰菏澤在今曹州济陰縣孟豬在今應天府虞城縣自菏澤至孟豬凡百四十里二水舊相通今菏澤自分南北清河近時大河亦被孟豬併行睢水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土黑而疏也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凡糞種墳壤用麋渴澤用鹿土化之法謂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糞種鄭注謂煑取汁令人不知其法按博物志麋聚草澤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畯民隨之種稻其收百倍此即令人糞田法也草人土化之法有用麋用鹿恐亦是之類也墳壤潤解也渴澤故水處也即此經所云墳壚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錯上中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孔氏曰纊細綿治
玉石曰錯治磬錯正義曰纊是新綿纖是細故言細綿
今按蔡氏云纊細綿也纖字無訓葢仍為玄纖之纖也
如孔說則篚無他物惟貢細綿恐亦無此理孔于徐州
之纖亦訓細說文紵檾屬據絺為細葛則枲與紵疑亦
成布而後貢也顔師古謂織紵以為布及練練熟素繒
也
浮于洛達于河豫在河南涉河即冀矣洛自西來中分

豫境其東半徑入河其西半則浮于洛而後至河

魏太常曰南絡發于昆侖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為西戎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為南蠻蔥嶺自起為祖南起雪山其東為江源地脉因界為二江以南仍為南絡其北别為中絡與大河分為兩界中絡岷山為祖自蜀入隴結于初龍則為長安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于中龍則為洛陽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天地之中也南絡傳大江放

于海北絡傳大河放于海惟中絡止于嵩髙其前平
夷凡幾千里而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為障以天
下大勢言之長安龍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兹其大
龍之腹乎宋都大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者汴坦無
備其勢必宿重兵民力坐而困矣余嘗至洛陽相
其形勢態耳祖龍發自終南遠則太行為後托近
則嵩髙為左障然終南自為長安前朝太行亦為
平陽左障嵩髙雖迴障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

萬里平原作祖然後默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為勾連其融結非一處王氣發久而歇又轉之他帝王有德也而興無德也而亡是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孔氏曰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今蔡傳易置據距二字益以東境止于華陽而漢志言黑水出犍為水經言出張掖故知西境之跨黑水也華山地絡之所交會其陽為梁州其陰為雍州其陰則北河

其陽則南河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荆州記江漢而及沱潛本支之别也以發源此州復詳其源委岷山江源嶓冢漢源岷山之下沃野千里與漢中俱號天府之國江漢之源既滌則岷嶓之墟皆可種藝矣岷山地志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在今汶山縣而晁氏則謂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為岷山連峯疊岫不詳逺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今按岷山嶓據華

夷江出其間誠有如晁氏之所言但禹導江必有所始導山曰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則固有定指矣﹝湔音箋﹞漢制縣有羌夷曰道汶山縣屬茂州有江瀆廟葢禹導江始此云水經漾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為漢常璩華陽國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為漾水禹貢導漾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逕葭萌入漢酈道元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沱潛孔氏曰沱江別名潛水名正義曰

經無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愚按潛水雖鄭康成猶無考而以為未聞葢潛則有之而求其首自漢出則甚難合也蔡傳據地志潛水所出有二一出巴郡宕渠縣入江一出漢中郡安陽縣鬵谷入漢然皆未有以考其果自漢出否也若沱則郫縣汶江皆有沱而入江又江源縣有鄀江出江又反入此皆沱也疏謂郫之沱安陽之潛尾入江漢爾首不出江漢也鄀江真沱蔡却未載宕渠之潛是從漢出詳見後梁州不言江漢以岷嶓沱潛源流之治見之江河淮漢惟一見而沱潛于二州

再書既道何也其名雖同而源委各别也

蔡蒙旅平和夷厎績金氏曰蔡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東雲霧常蒙其嶺其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中出爲溷崖水沫水即大渡河也蜀守李氷嘗鑿離堆避沫水之害則禹當時于此處用功多也

祭山曰旅旅平者祭告水土既平也旅獨于梁雍言之葢九州終于梁雍見諸州之山皆旅告也旅獨于蔡蒙荆岐言之葢紀梁之山終于蔡蒙紀雍之山始于荆岐

見州内之山皆旅告也○和夷蔡氏謂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則以和夷為二金氏謂和川即青衣水夷人所居今為羈縻州縣以和夷為一凡言厎績皆地名或地名因水未有水而言厎績者故蔡氏不取晁氏和水夷水之説

厥土青黎按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蔡氏因之亦曰黎黑也然考之經文辨土有因色不一而不言色者矣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也亦未有兩言其色者也馬融王

肅皆曰黎小疏也其說為是正義亦引王肅之說則亦知以黎為黑之未安矣金氏曰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向聞吏牘謂成都土疏難以築城葢此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孔氏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正義曰既言下中復言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

邵文莊公曰賦錯出者他州無與焉升降之説非是吳氏

謂冀賦第一或時數少于豫則降為第二而升豫為上上豫賦第二或時數多于冀則升為第一而降冀為上中

蔡氏曰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與按周官有不易之地謂歲種之地為上田有一易之地謂休一歲乃復種也為中田有再易之地謂休二歲乃復種也為下田蔡氏之意謂田遇年分休不耕者多則賦從而少然豈偏冀揚豫梁四州田有一易再易而餘州皆可歲耕者邪蓋冀州地大物

緐賦既上上而又間出上中以寬之豫為中土原田既美人功亦修幾與兾埒故賦既上中而又間出上上以進之揚田下下然人稠而地力亦盡故賦髙于田二等而間出又進一等此實東南繁阜之權輿矣梁田下上似優于揚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等為之上下間出此其調劑可謂密矣舉此四州為法而餘州可見雍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人功修也雍州降之極人功少也

其餘相較不多者從此可知也徐田上中而其賦中中青田上下而其賦中上兖田中下而其賦下下賦皆降于田而相較不等兖當河流之衝作十有三載乃同經已明著其義矣無錯者其等已定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退以通節之也後代卒不能易禹之等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以來稱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太王之初起陶復陶穴則昔之雍州豈後之雍州哉人事未至聖人固不能預進之也然田曰上上

則人事氣化亦已有所待矣

厥貢璆鐵銀鏤至織皮孔氏曰璆玉石（爾雅曰璆琳玉也蔡氏以為玉磬誤）鏤剛鐵（以剛可以刻鏤）卓程以鐵冶富至擬封君梁利鐵可知漢志犍為郡朱提縣有朱提山出銀每八兩為一流直千五百八十是梁之銀美也砮貢于荊又貢于梁重武事也蔡氏曰鐵先于銀者鐵之利多于銀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貍四獸之皮制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罽紀例反）按罽西胡

毧布織毛爲之若氈毼氍毹之類字當作罽作罽非罽魚網也

西傾因桓是來至亂于河孔氏曰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絶流曰亂按西傾在今臨洮府西南一百五十里一名殭臺山洮水出其北桓水出其南或云洮即桓水自西傾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水水經潛水出巴郡宕渠縣注曰潛水葢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今受有大

穴潛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為古之潛水鄭𤣥曰漢别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禹自廣漢疏通即為西漢水○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潛水自潛遡流而屆于晉壽界有漾枝津之阻由陸而南歷罡穴水經注罡山名有大穴作岡北者誤而迤邐以接漢沔此經所謂逾于沔也沔渭不通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褒斜之間又絶水百餘里故歷漢川而至于褒水乃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乃灘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以入于

渭馬蔡氏謂當曰逾于渭褒斜二水名又有褒谷斜谷說者云棧道七百里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為一谷兩谷髙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褒水出太白山經鳳縣南流入褒谷又南流入沔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所謂絶水百餘里者以褒斜二水兩首相距言之非謂褒斜二谷也張湯謂以車轉從斜下渭則漢中穀可致是浮潛逾沔之道漢人嘗用之今蜀中通貢職水則大江陸則棧道潛沔入渭之道無復講矣○西傾因桓是來

為西境絶遠者言之漢志又言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信若斯言則初發西傾不知南行幾何始得桓水何以因桓是來也漢始出為漾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故云漢上曰沔

黒水西河惟雍州孔氏曰西距黒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兾州西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華陽而後黒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黒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

西逾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也
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
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
王制云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
西也四面積高曰雍雍州得名以此又今鳳翔府西北
三十里有雍山雍水所出
弱水既西正義曰諸水言既道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
導之使西流也鄭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

也○柳宗元愚溪對說弱水或寓言不足為據蔡傳引魏太武擊柔然西行至菟園水又循弱水至涿邪山謂弱水在菟園水西涿邪山東為得之

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孔氏曰屬連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漢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蔡氏以汭為水名汭芮通出扶風汧縣弦蒲藪渭見導水雍州之水渭為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為

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汭而下屬于渭也夫渭汭不相及而一涇以屬之見水之逺近連絡者其勢也涇渭之清濁不同源而渭受涇之屬見水之大小相納者其理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汭者渭也○漆出同官沮出宜君二水合于華原固為一矣而其勢相敵不足以相有也故並著其名而志其從于渭焉入渭實在同州朝邑之東南不曰入

而曰從者小從大曰從衆歸之曰從涇漆沮皆在渭水之北涇水自北來注于渭漆沮自東北來注于渭惟灃水在渭之南自南來注于渭灃水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至咸陽入渭灃大故曰同詩曰灃水東注維禹之績言灃水自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也

荆岐既旅至鳥鼠孔氏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言相望正義曰至于為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

意蒙上既旅之文也按荆山蔡氏以為即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而三原馬伯循則謂此原乃唐之獻陵非山也四夷郡縣圖記謂黄帝鑄鼎處在今三原嵯峨山嶻嵯峨即荆山也其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黄河俱在目前俯視秦川其平如掌其别嶺有西原中原東原乃縣所由名也山陽有鼎州即黄帝鑄鼎處岐東惟嵯峨為大嵯峨之為荆山明矣岐在今岐山縣詩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言太王始邑其下也山有兩岐故名焉又

名天柱山終南乃關中南山西起隴鳳東踰商洛綿亘千里隨地異名總言之則曰南山爾地志一名太乙山秦記云又名地肺南山深處髙而長大無異名者曰秦嶺乃地絡所由分秦嶺以南之水皆謂之江秦嶺以北之水皆謂之河惇物在武功縣東又名垂山鳥鼠說見導水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原隰泛言則為廣平下隰之地此對豬野則有所定指故蔡氏引詩度其隰原以為說鄭

氏曰其地在豳朱子詩傳亦曰豳在岐山之北原隰之野禹之底績公劉之徹田為糧一也豬野即休屠音除澤在凉州姑臧魏太武伐凉謂姑臧城東西門外湧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其餘溝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水土如此即指此也此禹所以底績也○施功自下而上成功自高而下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通典沙州昔舜流三苗于三危即其地也其後子孫為羌戎代有其地謂之瓜州其地多

生長瓜瓜長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左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秦及漢初為月支匈奴之地武帝開其地後分酒泉置燉音屯煌郡即古瓜州也三危山在其東南山有三峯故名焉金氏曰聖人黜惡以遠為罰經理則不以遠為間故三危亦定厥宅三苗之在其地者亦丕就吾之功緒矣

厥土惟黄壤金氏曰黄土之正色而又細柔故厥田為九州第一後世號關中為沃野謂之天府葢以此也然

就其間較之亦惟涇渭澧漆之區最為沃壤西北二邊逼于戎狄故禹于雍州自終南至鳥鼠則自東而西自原隰至豬野三危則自内而外賦出六等生聚蓋不同也至戰國秦漢富庶甲天下唐不如宋滋不如西有夏北有羿丹雍冀悉非古矣雖關中亦仰東南之粟古今地利之不同豈無其由哉

歸有光曰陜固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

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勝無踰關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陜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社已定遂為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昔鄭國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為大歷初所溉田比于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為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其

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脩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漢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宋慶歷初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為迂後乃思其言先朝丘文莊公亦以幽燕迫近北境而漕河易壹欲重山後之守尋元海運之法誠以關中百二之險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于以為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孔氏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通論見梁州田賦條下

厥貢惟球球琅玕孔氏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墟之球琳琅玕焉山海經云昆侖山有琅玕樹亂征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西北崑山出玉在古葢甚著丘文莊公曰漢時關中之藍田幽州之玉田皆出玉其時西域未通也今中國所用之玉皆來自于闐有白玄緑三種皆出于河亦與古異抑土石之精其生有限而取之有盡古人比德于玉用為

器用雜佩之屬不一而足是玉在古多而為用夥今世小民有不識玉者由是推之漢之金以斤計每以萬言唐漸少宋與今益少無乃千歲之後中國之金將與玉同邪不可不為之限節也

按貢物除兾州外雍梁二州無篚餘六州皆有篚篚皆嬪貢衣服之用言錫者三揚橘柚荆大龜豫磬錯言包者二揚橘柚荆菁茅言織皮者二荆州梁州織皮製之為裘織之為罽與單言皮服不同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孔氏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正義曰地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内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按蔡氏云雍

之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西南境則會于渭汭東北當云西北盩厔東距河若東北境則直浮西河不須浮于積石也積石在今臨洮府河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兩山如削中流黄河西臨蕃界龍門在今西安府韓城縣東北八十里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雷地皆震撼兩厓斷山絶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越故曰龍門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于龍門之上則止此一道也浮渭而來者則會于渭汭此又一道也

蔡氏所以知其為兩道者以龍門非可越而渭自鳥鼠而東中貫雍境取漕莫徑焉使内地之漕則當徑達西河更無用經涉龍門以此知其為西北一道西南一道也河從積石北流北入北狄界中折而東流凡二千餘里漢人謂之北河其内今謂之河套即秦始皇所斥奪匈奴河南地也在古已為通舟轉輸之道葢唐虞聲教曁于朔南冀之北垂逺出河外猶在荒服此其所以不可及也三代之季北狄入居河内秦始皇逐出之秦楚

劉項之際復為匈奴所據漢武帝開朔方復取之唐築三受降城即其處宋時為西夏所據河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以一隅之地能抗衡中國蓋其地肥饒其人勁悍又産健馬乃關中之屏蔽得之則强失之則弱歷代知其為邊境之要害而不知其為唐虞之故疆也蔡氏引李復之説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通舟無阻以後世之迹質之于經多所不合然神禹導川通貢著其道路所經明若指掌覩此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後曰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曰導曰至非河通流至于龍門之驗邪曰浮曰至非舟通行至于龍門之驗邪李復所奏一則恐出吏民之托辭一則故道久廢岸谷變遷復之所指亦恐非禹迹之舊矣不特此爾北河之外陰山横亘南北大限當以此分敵得之則據以窺中國中國得之則據以窺敵乘高以望出没踪跡皆見其外皆大磧南北數千里東西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敵若不得陰山必踰大磧而居其北北即漠北也昔漢武帝驅匈

奴陰山之外而漠南無王庭彼過之未嘗不哭漠南即陰山之南黄河之北敵所利以飽其力而内犯者也柰何北河之内復使得為巢窟哉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孔氏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屬皆就次序美禹之功及戎狄也○金氏曰蘇氏謂此錯簡當在厥貢球琳琅玕之下然雍州西界黒水此諸國又在黒水之外故附于後以織皮冠之者此皆皮服之國貢織皮者也

崑崙國名崑崙山旁小國也崑崙無定所而莊騷雜書皆云西王母所居為是則在今肅州酒泉郡南山石室玉堂珠璣鏤飾尚在事具晉書張駿傳太守馬岌所言是必古崑崙國也析支國名有析支河唐與吐蕃舊界也漢武帝開朔方置渠搜縣為漢極北界此可見唐虞時北河之內皆即敘之地矣三原馬伯循謂析支渠搜皆在今河套內寧夏東北河水遇山析為二支處有析支城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鄒李友謂雍梁二州元無入

篚之貢此三國叙在章末貢道之後與萊夷淮夷島夷之例不同

導岍及岐至至于敷淺原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正義曰荆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絶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總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吕氏曰

曰山川之分見于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于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此作書之妙也按地理有分界不可無經山川有脉絡不可無緯本朝修一統志山川散見各郡縣有經無緯故未盡○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三條者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此馬融王肅之說也四列者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此鄭玄之說也大略皆不離地脉之說蔡仲默不取據導字分

之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此說亦有所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是也南條北條即所謂南戒北戒江為南河河為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葢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于二之中又分為二焉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横勢則先北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義視王鄭始益精密矣○金氏曰禹貢所書多是即山以名其地天下山川相為綱紀必自西

徂東周覽形勢窮覚源委然後賦功故導山為導水也〇隨山以治水故以導言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水之勢未有不因于山〇導岍一節導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荊三山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岍在隴州吳山縣一名吳嶽葢虞周之世疑以此為西嶽故又有嶽山之名汧水出其西而南入渭汭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導山始此乃東至于岐乃東至于荊而渭之入河灃漆沮汧之入渭皆在所經矣于是逾于龍門之西河則

壺口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玦長城而入而壺口當其衝兾州之功于是伊始以殺河勢者也乃南至于雷首雷首在河中府河東縣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爰至于太岳汾水所經堯都在焉太原岳陽之修葢于是而相度也又于是而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底柱在陜州陜縣三門鎮大河中流有石如柱析城在澤州陽城縣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沇水出焉黄屋王者車葢山形如之故名王屋舊謂山狀

如屋非也從底柱至王屋禹在兾州南河之北東行而
沇水之導覃懐之績皆在所經矣又于是而太行恒山
至于碣石太行在懐州之北連亘數州為河北脊以接
恒嶽河北諸州皆旅其趾程子謂太行山千里片石泉
山皆石上起峯爾恒山北嶽在雲中者為是歴代以上
曲陽縣之山為北嶽非古之恒山也碣石一在平州南
一在高麗界中史臣歴叙衆山而繼之以入于海者謂
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矣正義曰

言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大河北境之水不特河洓如漳潞汾涑淇淶恒衛滹沲滱易之屬皆此諸山所出所經多不勝名故但以山言則水皆可知所隨者山所導者水也故終以入于海此三字正應首導字蔡傳元無河洓所經等語坊本有之俗子所加也諸處為所私竄者亦多○鄭端簡公曰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冀西河上山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冀南河上山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冀東河上山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于太岳王屋碣石千

里而遥○逾于河正義謂山逾于河非是○孔氏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熊耳以下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互相備正義曰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按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此不言導嶓導岍之文至嶓冢乃更言導者南條北

條之别也西傾至太華皆雍州山熊耳至陪尾皆豫州山山川之脉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兾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兾之東南西傾見梁州朱圉在天水兾縣俗呼白巖山鳥鼠見導水太華在華陰縣南十里即西嶽以西有少華山故此名太華禹循西傾而東至于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之陰喬嶽綿亘其

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而涇渭灃漆伊洛瀍澗諸水入焉熊耳在弘農盧氏縣東嵩高山在潁川嵩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四山者志伊洛淮水之所以治也金氏曰陪尾徐山也泗水縣桃墟西北泗水所出舊說拘于地脉故謂即橫尾金氏又謂舊以嵩高為外方者非是嵩高世所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為內外哉據唐志陸渾山一名方山蓋古外方云在

伊闕○導嶓冢一節此導江漢北境之山也孔氏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内方大别二山名在荊州漢所經正義曰地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内方山地志無大别左氏云吳既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然則二别近漢之名雖不知其處要與内方相接金氏曰大别山在今漢陽軍漢陽縣西有小别山漢水至此入江謂之沔口○岷山之陽一節此導江漢南境之山也岷山見梁州

衡山南嶽在長沙湘南縣九江見荆州敷淺原葢今之廬阜也過九江此言禹自衡山經洞庭以北向爾孔氏謂衡山之脉連延而過九江者非是禹之隨山因其有關于水道者表之爾豈區區焉推其脉絡之所來止如葬師之言乎而山川自然之形勢則固各有條理凡經之所記非錯然而及之也朱子曰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

又一支為建康而餘氣為福建二廣又曰岷山之脉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于洞庭之西（論山勢與禹迹甚合）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瀟湘之源而北經袁筠之境以盡于廬阜（金氏曰岷山之陽東出一支為衡山其南行而東者為嶺包瀟湘之源而又一支北向以至敷淺原故禹自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按金說當玩）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庚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乎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按經文舉大綱爾其間曲折則朱子盡之然經文亦

無所不包也廬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錯居故有敷淺原之名後世匡俗結廬居之遂名廬阜而其支隴林麓猶蒙其舊名江州潯陽縣蒲唐驛前有敷淺原西有傅陽山敷古文作傅傅陽者傅淺原之陽也其山正在廬阜西南然則敷淺原為廬阜本名審矣漢志亦言此山在豫章其在德安者甚庳小且于江流無關係〇唐一行言山河兩戒頗傍禹貢之意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

太行北抵恒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北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戒為塞門南戒為嶺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洓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

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山本同而末異故導山言某至某者其勢漸分水本異而末同故導水各言所自所會所入者其勢漸合○川有百所注者四入海者四而已瀆有四為兩戒則江河而已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孔氏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金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至甘州張掖縣合黎山下居延澤即古合黎澤水溢則被流沙流沙

通典謂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河沙諸國佛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滲而下又曰此以下導水蓋總叙水之源委泝源而及流即大以統細也○程氏曰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為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於雍止曰既西而於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弱水不經中國則不繫民患而不可不導者

聖人輔相天地無一而不當經理也○張掖今甘州酒泉今肅州刪丹縣今山丹衛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流沙當又在其西漢志誤此雍州弱水既西條下錯簡

○按此以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黒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其次則江漢皆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故次漢次江漢先于江者漢在江北也泲

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以其獨達于海也源短于江漢故次泲次淮渭與洛入河故後言之正義曰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爾凡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沇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繫于山不須言水積石非河上源記施工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于導河故加自爾又按

導山導水只是一事導山以記禹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至于某者禹所至也導水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至于某入于某者水所至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漢志黑水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不同金氏曰黑水出雍之西而南入于南海為雍梁二州之西界蓋出崐崘之南谷也自積石西傾岷山青衣岡脊以西諸水天竺以東諸水皆入之故黑水諸源亦非一林氏云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

南順其性而已矣正義曰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黒水得越河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同為逆河入于海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東行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輳古今以為津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降

水水名入河大陸澤名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兖州界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正義曰河源不始于此記其施功處爾故言施工發于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二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釋水云河出崐崘墟色白李巡曰崐崘山名墟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

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鄭漁仲言河水自西域來其大原有三正原出崐崘山東北陬而東行一原出天竺葱嶺一原出于闐南山北行與葱嶺河合而東入于崐崘河或云張騫窮河源至葱嶺河爾故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而没其

正源也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命學士蒲察篤實西窮河源得今西番朶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海登髙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名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較之張騫所指殆為近焉按以沇水發源王屋而又出于温縣平地觀之河源未必果窮于是○金氏曰爾雅河出崐崘而說崐崘者多誕妄今不盡辯而說具總論積石在今積石軍其下蘭州皋蘭山石門黄河所出西

南涵浸轉而東北流洮水北流入之又北而湟水會星海諸水入之其祁連山青海之水出浩（音誥水名）亹（音門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東流合于湟水皆入焉皆崑崙北谷諸水也又北入北狄界中漸轉而東至唐受降城折而南流為冀西河大抵盤束山硤之間千數百里禹載壺口治梁岐皆為冀河已見冀州故此不書又南至河中府龍門縣之西山開岸豁自高而下奔放傾瀉聲如萬雷是為龍門南至華州華山之陰渭水入焉水勢撞擊地名潼關

折而東流爲冀南河至陜州陜縣底柱𨗈河中流世傳禹鑿二門以通之又名三門山又東至今孟州孟津河流始緩南北通津謂之孟津東過今鞏縣洛水入焉名爲洛汭又東至澶音蟬州黎陽縣大伾山即今黎陽山也折而北流爲冀東河至今冀之信都洚水入焉今名枯洚河是也又北至大陸説見冀州又北播爲九河説見兖州逆河之得名以潮至而水逆流也○兖地最狹而承河之委爲禹最所施工處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

海此三句内有多少工夫後世河患正坐分播合同不得其勢而入海之路狹也○按禹之治河龍門上下河行于山雖有疏鑿之功無復變遷之患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則斷之而為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為九自禹之後河順其道不復為患者千餘年至周定王五年河始決葢王政衰濬川溝洫不復盡力列國復行其私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河不得其道所以多決自漢以來未有百年無事者歸之天

數豈盡然哉

賈讓之言極盡利害本原古者立國居民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此即關並所謂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者也如此則無築隄防之勞費而河自不能為害其次言隄防起自戰國拂水之性然去河各二十五里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但小民見目前之利不思後日之害因水去填淤肥美耕作其間遂起室宅久而

成聚落恃隄為命是與水澤爭處所水至而湛溺固其宜也所說利害不但漢時至今猶然也○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河淮始通至于全河注淮則害莫甚于今日○宋神宗熙寧十年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絶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丘文莊公曰此黄河入淮之始

然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之亡也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于淮舊河在開封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濟寧州界本朝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黒陽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復疏入故道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懐遠東北而入于淮焉○賈讓

之上策欲徙兾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使北入海本朝宋景濓亦欲分其半使之北流愈于全河入淮淮不能當此在當事者熟咨訪講求倘無别害行之以漸則其濟大矣○余闕曰多其委使河之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徙訖于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患特甚後河入千乗而德隸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者大抵偶合于禹迹故訖東都至唐河不為害者

千有餘年至宋而河又南決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鉅且悍惟一淮以為之委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顧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築隄起曹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遏之不使之北于則以為河患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霍詹事云三代以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聚雍冀齊魯聖賢迭興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原武懷孟之

間審視地勢引河注衛冬春水平漕舟由江入淮泝流至于河陰順流至于衛河則一舉而得兩運道不惟徐沛水患可殺一半京師形勢亦壯一倍也若以黄河南流徐沛受患分流于北德州滄州或亦受患此不可知然皆人謀之失非地道之尤也夫水之流行于地猶血之運行于人之身也血在人身調理得宜其潤吾之毛髪澤吾之體膚皆血之能也今黄河之水自西域至于徐沛妄行而横决猶血注于下積

而為痔也自孟津懐慶疏一支于海猶血運于肘腋也沿河州郡疏為溝洫引納河水旱以漑灌潦以通洩猶血運于肌膚而全體愈光澤也○黄河之勢遷徙不常為患已久前代河半北行而鮮河患今日河盡南徙而河屢決葢由地勢南高而北下北順而南逆也國家運道徐沛以北悉資泉水通流徐吕二洪則借黄水接濟先年河徙鳳陽宿州一帶則二洪有淺涸之虞河決曹單張秋諸處則諸閘有淤塞之患

嘉靖二十八年河自小浮橋入洪不三四年又自秦溝濁河大小溜溝入徐皆於運道無妨但因河復北徙向之出小浮橋者幾至斷流本年七月內黄水驟發泥沙涌積而大小溜溝等處倏就淤塞以致全河之水盡衝出飛雲橋河身既窄不能容受必至漫流横決此實河患之所由起也此嘉隆間治河工部尚書朱衡疏中語

淮揚水患其受病之本在於下流海口之壅而本中標病又在於上游河身之高然欲疏濬河身必先大開

河口臣肅將明命開挑草灣擬將黄淮二水引入安
東金城鎮五港口等處下海已經興工再當講求五
港口以下工程及興鹽諸縣入海港汊次第修舉病
本庶幾可祛至於河身之髙臣嘗詳究其故葢黄河
原係濁流黄水一斗貯而澄之其沙數升當河道直
瀉之時沙不停積水行甚駛邇者雲梯關海口漲沙
長亘數里下流既閼上流始緩於是徐邳而下數百
里之間年復一年泥沙停積河底日髙一遇水發便

至四溢為患往時黄河每深十丈今深者二三丈或僅深丈許至七八尺四五尺者有之至如徐州河身高過徐城徐吕二洪昔稱湍險者今悉已淤平後議用混江龍疏濬河身不錄右係總漕侍郎吴桂芳疏其要歸於修隄束水使之歸槽近日治河右都御史潘季馴疏中語通前朱司空所論乃近歲治河之大略也按天地之有四瀆猶人身血脉之有大經絡瀆者獨入於海也今河淮併行河奪淮之道至於泛濫猶人身血衇經絡此豈可謂天地之常哉孟子

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後世失其道所以多變但昔之議治河也則治河而已而今之治河則欲以通漕也當事者惟知以通漕爲急遂不暇爲治河長久之計如霍文敏所言不知於事勢可行行之有無他不便皆不可不素講求也誠欲講求竊以爲河淮必各得其道而後河不害漕河漕必各計其便而後河可言治夫漕不可以一歲不通而河則不可以歲月而治令之隨決脩治隨塞疏濬不過爲通漕而已河實

未嘗治也真欲治河必復其故道而後可今無論禹之故道亦非永樂中之故道矣永樂中開會通河北達漳御南接淮泗閘河不資黄水黄水不入清河河未嘗為害如今日之甚也為今之計能使河東北入海復禹之道上也不得已猶當使河淮有分河漕兩利如永樂之舊次也夫禹之治河於其下流播而為九今以河之鉅且悍而一淮以為之委又無可分而容之之地誠可使之北而有道以分之有地以容之

然後河可以永久無患而徐沛淮揚數百里間免于
閭殫為河退出可耕之地不知其幾其利又大矣
嶓冢導漾至東為北江入于海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
能自達于海者也故荆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孔
氏曰泉始出山曰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
漢水蔡氏曰又東為滄浪之水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
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葢水之經歷隨地
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

磿石山發源東南流者是也大别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滙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静海縣按東滙澤為彭蠡朱子以為多句東為北江入于海鄭漁仲以為衍文此千古之卓見漢水入江江獨達于海此古今之迹所同亘天地不改者也若曰禹時江漢滙為彭蠡之後又分為北中兩江入于海則漢水即當列四瀆矣何以自古四瀆無漢水耶若曰漢甞入江而不列于瀆則泲亦甞入河而又南出以入海

正與北江同何以獨取沛而舍漢邪朱子有辯甚詳其要不過兩言曰彭蠡有源非江漢之所匯兩江不分北江中江只一大江孔氏謂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鄭玄曰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此易明者惟江分為三之說世儒惑泥堅不能破則以經有北江中江之文爾嶓冢之江為北江岷山之江為中江豫章之江為南江此以經文質之則合以水道考之則決不可通強說無益也地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此恐指吳淞江

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陽羨縣東入海此指大江北江從會稽毘陵縣北東入海未詳所在古今水道變遷或上古入海之處江分二道不可知但為北為中孰為漢之所分則難以意言爾正義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别有松江等三江按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内大川其松江雖出震澤入海既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而記松江等小江按正義之言固亦有理但三江既宜首舉大江震澤下流之松江雖小而實為東

南洩水之要道仍當在三江之一然則中江大江也南江松江也惟北江為不可考爾水經云江水東分謂之三江口東至會稽餘姚入海○郭璞云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岷山導江至東為中江入于海金氏曰江至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既盛遂分為沱東至眉州彭山縣復合于江江南受青衣大渡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黔江出三峽而後東注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通道計不施功故略之也

至于東陵今岳州巴陵也東迤北會于匯當作會于漢
益江勢迤北處正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澧水
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鄭玄以長沙有澧陵縣指為
陵名非是鄭玄以經文之例凡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
非水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不知二處皆指水
也甘州有合黎山亦有合黎水澧陵亦因水而得名不
當舍水而指陵也正義曰迤者靡迤斜出之意東溢分
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按此條東

迤北會于匯若作東迤北會于漢入于海無東為中江一句則經義甚明水道甚合○朱子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巴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于敷淺原也是導岍岐荆而逾于河以盡恒碣之例也○黄氏潤玉曰江水源發岷山東出巫峽則分流為沱凡出沔南者是也正流東至澧

乃荆之南境今沿江築圩而田獨華容縣章華臺下仍通川水過九江即洞庭湖所受澧江黔江沅江益陽江安鄉江湘江耒江瀏陽江平江九水漲則瀰漫港汊所謂孔殷也至於東陵即岳陽城陵之境又東一帶迤北皆與前沱水會為匯澤故沔南之湖澤最廣今江水衝直城陵磯而臨江驛至岳陽湖口六十里皆淤沙漲起南環湖北沿江塞隘九江之口其章華臺之水亦淤窄矣漢水西源于嶓冢之漾漾水東經漢中之境總名曰

漢又東經武當山北名滄浪過三澨乃沔北隨郢景陵諸水流瀦雲夢者至于大别山趾入于中江而江東匯澤爲彭蠡蓋彭蠡因小孤山彭磯至左蠡而得名實彭澤也非謂鄱陽之湖且川江勢大若江漲時迴流入洞庭最迅予嘗乘驛船必須人纜拽出湖口但到彭澤江漲已緩惟涌回鄱水不得流爾凡江自澧以西名上江東陵以東名中江彭蠡而下名北江而叙江漢皆曰東者主岷嶓居西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爲文也○范氏至

能曰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嶲州邛部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叙州而馬湖江出自夷中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内江又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又自黔州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州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於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

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黄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于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間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導沇水至又北東入于海孔氏曰泉源為沇流去為泲
在温西北平地泲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
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陶丘丘再成正義曰地
志云泲水在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内武德縣入
河傳言在温縣平地者泲水近在河内孔必驗而知之
見今泲水所出在温之西北七十餘里温是古之舊縣
故計温言之泲水入河以下此皆自驗為說也泲水既
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泲清南出還

清故可知也釋丘云再成為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泲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垣縣蔡傳垣下多一曲字垣曲是後世名今屬平陽府○沇水發源王屋天壇之巔太乙池伏流九十里復見今泲源祠有東西兩源合流至溫縣始名為泲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此處二孔說分明如畫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為隊豈必謂無水過水哉釋名云泲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蔡氏謂其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盡之矣自陶丘之

出不復伏而東至于菏東北會汶以入海此古泲水之道也至王莽末不復南溢而河南無泲瀆滎自受河為浚儀渠然泲未嘗不伏流地中也今阿井煑膠其性鎮墜能清濁水歷下發地皆泉皆泲所過也又大小清河七十二泉皆泲水也或分流以濟漕或疏引以溉田泲之隱功及人甚溥有益于國甚大而人不知故表而出之○曾子固齊州二堂記言岱北與齊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柏崖之灣至渴馬之崖泊然而止北至

歷城之西五十里而有泉涌出是為趵突之泉而不明言其為泲水蔡傳引之則以為王屋之派矣○李獻吉曰泲之性勁源于晉伏流地中乍見乍伏一支穿太行東出為百泉為衛水一支為泲源出山東為七十二泉

孟州泲縣今屬懷慶府泲水所見處志云王屋山在其西百里

導淮自桐柏至東入于海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與泗沂二水合正義曰地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葢桐柏之旁小山地志

云沂水出泰山葢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汴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爾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入海在今淮浦

導渭自鳥鼠同穴至入于河正義曰釋文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李廵曰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陜西志鳥鼠同穴山一名青雀山在渭源縣西二十里渭水發源于下南谷山在西與此山相聯以鳥鼠同穴為二山者誤○岳季方學士云禹貢鳥鼠同穴孔疏云云

而蔡仲默不信于戍甘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即厓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脣缺似兎蓬尾似鼬與鳥偕入彼此狎昵有類雌雄者問之土人皆孔說也○山在隴西首陽縣至入河千八百七十里○東會于灃即灃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灃涇大與渭敵故曰會漆沮小故曰過前分言于雍而自源徂流言之于此也

導洛自熊耳至又東北入于河有兩熊耳地志謂伊水出盧氏之熊耳山海經郭璞謂伊水出上洛之熊耳地志謂洛水出上洛冢領山據經則洛出熊耳上洛亦有熊耳與冢領同在一縣則洛出熊耳明矣今商州熊耳在其西四十里伊水出焉冢領在其南六十里洛水出焉○按蔡氏謂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爾然渭源縣之南谷山實鳥鼠相連之枝山相去不遠胎簪乃桐柏之旁小山而謂渭非出于

鳥鼠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柏導之似俱未安竊詳經文之例凡云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積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沇多伏流故經不顯其所出孔氏亦不質言其所出但以其在溫縣平地者言之蔡氏拘于先言山而後言水先言水而後言山之說則孔疏有一言足以斷之曰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

九州攸同至四海會同孔氏曰九州攸同所同事在下

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而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内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按此總結水土無不平治也首句包下四隩既宅言土舉阜以見高結覃懷底績降丘宅土等事也九山刊旅言山舉始末以包中間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結岷嶓既藝蔡蒙荆岐等事也九川滌源言水舉源以見流結既從既道既入等事也九澤既陂言澤舉外以見

中澤有陂障則不泛溢結既澤既豬底定孔穎等事也
又言四海會同者言九州之外薄于四海百川以四海
為歸是無不會同也九州言水之治其文不同而此則
總之曰九川滌源滌源二字理最深微聖人萬事無不
從其本而治之也要之鑿龍門疏九河有治其上流有
治其下流是其功非一處而惟總之曰滌源則皆舉之
矣正義曰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
之又曰澤言既陂往前泛濫今時水定或作陂以障之

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春曰朝夏曰宗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江漢朝宗于海四海會同皆借義也六府孔修至成賦中邦此總叙貢賦之典也水者五行之先土者萬物之本地平而天成此六府之所以孔修也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此土賦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鄭玄云以萬物生焉則言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庶土色性不同五方物生異宜交相質校以制天下之地征三壤上中下也三之中又三焉其賦

有定則故曰成賦中邦任土作貢或及外夷什一之征
止在中國
錫土姓金氏曰水土既平田制既定于是修封建之法
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
勳德輯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因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
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所以脩封建之制
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所經畫
所謂弼成五服也○孔氏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

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正義曰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胙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為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按左氏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朱子謂因生以賜姓如舜居嬀汭及武王即位封舜之後于陳賜姓為嬀是也諸侯以字為謚謚當作氏孫以王父之字為氏如魯有子展其後為展氏展喜展禽是也此姓與氏之分也後世以氏為姓而姓氏遂無辨唐時姓異而所出同者尚有禁不得

姻為婚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孔氏曰台我也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蔡氏曰敬我德以先天下○一篇皆記禹經理之事而此二句突出又奇益禹經理之要也無此以為之本雖胼手胝足勞其身以為天下能使人之丕應徯志而轉移氣化也哉九州殊貫萬國異疆而禹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無他祗台德先而已他書記事功則事功爾無復此意矣

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正義曰更敘弼成五服之事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役尤多故每于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甸服入穀侯服以外貢不入穀○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禾稾曰總入之供飼國馬

銍刈謂禾穗秸稾也所納精者少麤者多正義曰言甸者主田故服名甸也直納粟米為少禾稾俱送為多其于稅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爾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說文銍穫禾短鎌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也秸亦稾也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稾粟別納非是徒納稾也〇金氏曰有殻曰粟無殻曰米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内納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四百里則簡銍而納粟五百里

又遠則去殻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麤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輕重爾○又曰古人九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葢本于此然獨三百里之民納稾而不粟視他處為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焉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葢酌五百里之中為轉輸粟米之賦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言賦納葢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于都爾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郊之米粟而為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而萬世

之所當行也○朱子曰里者道塗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蘇氏曰獨言甸服之賦者內詳王畿之法而諸侯可推也○按詩曰赫赫梁山維禹甸之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服蓋農國之本也史稱秦地五方厝雜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又云郡國輻輳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夫秦地爲漢之京師而其俗如此故禹當時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後世轉輸外郡而京師習于坐食元人爲歲漕不至始

經營京東海田城門一不開貴人無所得食抱珠玉而死可為明監也○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無之甸服有粟米之輸而餘四服無之說者以為畿外八州皆以田賦市易所當供者以為貢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蓋諸侯食其稅于國則稅名為禄納其賦于王則賦名為貢○古者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如是不足以待諸侯然而粟米之輸近取諸甸而已足而無仰于外蓋漕輓外郡以給中都後世之失非先王之法也張

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丘文莊公曰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國都之漕自張良始○韓欲罷秦毋令東伐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為渠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諸侯夫秦事至不足道

然務農積穀以強其根本則漢人所不能及故秦并天下用關中而有餘漢有天下乃仰漕關東而猶常不足○秦外事攻戰而誘三晉之人為之力耕于内夫三晉之人秦得而誘之秦盡其地力三晉不能用其人如之何不為秦所并也○甸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為侯國之服故名侯服而于其中又分為三等百里則采也二百里男也三百里則諸侯也采按孔氏曰供王事正義曰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于一故但言采今蔡氏以

采為卿大夫采地然周制家削邦縣俱在畿内夏制雖不可考要之采地恐不及畿外也男邦小國言男以兼子也諸侯大國言侯以兼公與伯也内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足以為屏翰○侯服外四面各五百里為綏服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綏安之義内取王畿外取荒服各千里而綏服介于其中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以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獨綏服

言之以見由此而内其文教之揆由此而外其武備之奮皆準之也又見内非無武而以文教為主外非無文而以武衛為主居羌胡于塞内自廢其防與快心狠望之北務逞其武者皆非王者奮武衛之意也○綏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為要服要取要約之義其文法略于中國覊縻之而已一説如㑹之有要所以綱統四裔也于其中分三百里為夷二百里為蔡夷易也無中國禮法蔡放也如殺管叔而蔡蔡叔之蔡○要服之外四面

各五百里爲荒服此爲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服所以經略之者又簡于要服矣其中三百里謂之蠻因其俗也二百里謂之流則有罪者流徙于此如流共工于幽州是也蔡流皆放逐罪人之地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云○按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各方五百里要服蠻服也此以上爲九州之内又有夷服鎮服蕃服在九州之外内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七千里與

禹服不同考周地幅圓葢不廣于禹立政言方行天下陟禹之迹則亦以禹迹為極爾葢禹時四方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故五服止于五千周則盡禹迹所至而疆畫之是以不同爾

東漸于海至成功聲敎至于海濵則止何云漸于海葢海島之夷與流沙以西之羌戎咸賔貢于中國是以有虞之聲敎東不止于海且漸入于海中西不止于流沙又䝉被流沙之外矣漸深于被被遠于暨東西皆有所

止之地南北獨不言何也葢朔朔方南交趾也以堯典宅朔方宅南交證之可見或言古時百粵未盡開南不至交趾非也五服之境固南盡衡山之陽聲敎則訖于四海矣何云不至交趾邪○謂自秦而上西北衰而東南盛非也謂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則是○上之與下謂之錫禹奉玄圭而云錫者何也葢爲舜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猶之衆舉舜而曰師錫葢爲天下得人亦非常之事也

首曰禹敷土終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只起結二禹字而中間數千言貫串相應文之妙也○金氏曰天地常形固相為句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若以脉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為海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即崑崙爾崑崙之上綿亘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為岷山而岷山最大其北為積石諸峯其東為西傾朱圉鳥鼠諸峯其西北諸山尤為綿亘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

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淮河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為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亹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為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而南趨為北岳以至太行為河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峯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漳滹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為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為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為西傾而洮水出其

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為朱圉鳥鼠諸隴則為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峯亘為終南屹為泰華東北為殽陝東南為熊耳外方伊洛之源又南為桐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為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峯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為荆山内方此中絡之

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為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則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為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為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為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為衡山其再盤而北為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為袁吉章貢盱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過趨新安峙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為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為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為閩

浙北為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横亘左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為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而為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為固故山束而水之流𣻎焉此所以資于疏闢之功此其大約也○按易曰地勢坤凡金氏所言不出地勢二字其髙下相因脉絡句連皆有自然之理堪輿家因而為龍脉之説流而失真則有繆悠荒誕而不足信者矣坤順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所謂順也一篇禹貢

要亦不出地勢二字而禹之道則順之一言足以盡之金氏之論則于勢之一字頗有所發是以備載之○又按堯時洪水莫知所因今因金氏言水者山之液云云則洪水之由亦可推矣參同契曰法象莫大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晷景妄前却兮九年被凶咎天地間莫大者水百川為脉絡四海為尾閭山澤為竅戶聖賢為之關鍵低昂則害氣奔走而江河注海也此雖養生家之寓言然亦可以為當時之

喻矣自禹功一施而既道者道其乂者乂底平者平山川有常位化育有常序謂之曰萬世永賴信乎其永賴之也後之山樵而地植水航而陸車宮居而廟享者誰之賜也與彼睹河洛而思禹者猶為但知其一爾玄溝謂天漢河鼓星名星紀丑位九年謂洪水也

尚書日記卷五